# 靖炎兩朝見聞錄

靖炎兩朝見聞録

宋　太學生　陳東著

兩朝見聞録者靖康建炎中事也元年春正月金人擁兵犯都城一月退師秋九月陷太原冬十月陷真定繼陷滑州等郡縣十一月五日擁兵再犯都城閏月二十五日陷京師明年春正月十日邀

皇帝車駕出郊外二月六日廢

帝九日邀

太上皇帝暨皇后太子諸王妃嬪等出郊林三月改偽楚立張邦昌僭號夏四月一日退師擁

二帝皆北去四日邦昌偽赦九日册命皇后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避位收偽赦五月一日迎請

康王即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太學生東自春徂冬羈在京師初於柱王宮為西樞門下客順待其事繼遊賢關與同舍郎請問尤為詳悉痛聖主之播遷閔王室之顛覆咎大臣之誤國傷契狄之盛強事有可概奉者大懼天下後世或多避忌無以激忠臣義士之心無以正亂臣賊子之派無以為人君任人治天下禦戎之戒因列日以書

之其間褒貶　直指其實皆一時之公議非敢狥
私臆說也盟于天質于地告於
太祖太宗之靈如臣無媿其如青史請俟來哲大
宋太學生陳東謹書
靖康元年
十一月初五日　樞密院馮獬歸自河東具言金
人索金玉輅及稱號等　朝廷從之獬再行纔三
日中途遇王雲復同還云堅欲割三鎮地是時金
人已破河東襄垣縣次侵滑州州告急者踵至朝
廷降詔使人自為戰而已

十四日河陽告急朝廷詔文武百官於崇政殿聚
議
御札云三鎮與之利害如何不與又利害為如何
兹事體大朕不敢以自專仍不可持兩可說是日
百官立班各給紙札親書利害許割三鎮者不勝
其多范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緫三十人何㮚其
首也言與者曰三鎮朝廷既嘗許之今不與是中
國失信於夷狄不若姑且與之縱復猖獗則天怒
人怨師出無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言曰國家
更三鎮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

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人民貢賦乃其末耳況天

下者

太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敬塘之事豈可道乎 朝廷竟從與

者說遂割三鎮尋罷何㮚中書侍郎以資領開封

府事是日復下哀痛之詔仍俾河東河北京畿等

路並行清野士民讀詔莫不感慟

十四十五日詔免京城公私房緡命尚書梅執禮

為請盟使

十六日金使王汭等一十三人到闕議割地其辭

順不屈仍欲大臣親諭東北之人交割地界等朝
廷許之是日邊報益告急
十七日道路傳聞金人遊騎已渡河執政諸公似
未深信皆云自冬末命樞李回已將兵防河矣然
邊益急殿前司乃遣使人爲綱作斥候已而召募
忠義團結使臣將以備守禦計是日戒嚴
十八日既戒嚴內外驚擾近城居民遷徙不絕於
道軍人保甲乘時作亂劫掠財貨焚燒屋廬得城
東巡檢魏清捕捉三百餘級稍定朝廷指揮城外
搬入居民聽就寺觀居止

十九日開封榜示云前日北來兵係折彥質潰散人已招安訖所有請盟旨揮並不施行城外居民各令歸業太學生陳徐等上書力辨以謂邊報每急事未可知堅壁請盟在今日正不可緩不應撤罷書下樞密院大臣沮難竟不行是夜二更馬綱報賊已渡河朝廷猶未知信再遣使劉詞將步騎三百出封邱門速探

二十日劉詞送探呈馳而還云兵次陳橋爲賊兵掩擊殺傷者百餘人餘衆僅脫朝廷始倉皇而計無從出兵是日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以樞密聶

昌領之
二十一日詔罷諸司庶務專以應辦軍期為急始
還使交割河東河北地界以通和國信使為名知
樞密院聶昌使河東門下侍郎耿南仲使河北
二十二日聶昌耿南仲偕金使王汭等出國門
二十三日命保甲百姓軍人僧道等上城守禦賊
勢益急執政直宿令聽聚議親巡視諸城又置四
壁提舉彈壓官各一員統制官各一員提舉官東
壁尚書王時雍南壁舍人李擢西壁侍郎邵溥北
壁給事中安扶東壁統制官孫康宗南壁何特西

壁張撝北壁劉衍其餘逐門彈壓統制者不可殫
紀又命劉延慶提舉四壁劉鞈副之
二十四日王瓊鄭建雄將勤王之師八千到闕駐
劄城內
二十五日殿前司以京城諸營軍兵一萬人分屯
五軍以備四壁聚應前軍屯順天門左軍屯五嶽
觀右軍屯上清宮後軍屯封丘門前左中三軍姚
友仲統之右後三軍辛永宗統之是時范瓊張先
裴渊汪長源輩各統兵在城無一屯駐城外不知
籌謨廟算爲如何也逮曉邊傳兵已滿四壁仍降

黃榜告諭士庶云金人遊騎已及郊畿士庶讀之
莫不驚惶
二十六日傳聞國相元帥來自河東太子副元帥
來自河北輻湊闕下朝廷增選所募忠義追百姓
等諸城守禦甚備
二十七日諸城搜索姦細豪猾因緣擾動往往間
及無辜已而聚衆捶殺太尉辛永宗等使臣等四
壁大擾迨晚捕為首者五人腰斬東壁詔罷百姓
不許上城守禦散行召募忠義敢勇之士旗幟識
城投召募多井市游手人耳大可鄙笑復捕姦細

三人於保合店僉紋號令繼開金人欲捕內官詔
內官不許上城傳宣者以黃旗號爲金人約十萬
人衆其間多掠吾兩河之民數於其間多掠虜近
京之民運石伐木造攻城之具報役者甚衆太子
劉寨於劉家寺國相劉寨於南郊壇四壁諸城皆
臨河劉小寨圍閉周密不以計數旗幟人物公然
往來郊野間自在朝廷召募益急罷相唐恪以何
㮚代孫傅知樞密院曹輔簽書何㮚提領召募奇
兵孫傅提領召募忠義已而得郭京於殿虎得傳
臨政於草澤得楊僧于釋子自云採六壬妙術擲

豆為兵且能隱形廓廟諸公以為神人一京翕然共倚為重傳臨政云挾術脅力人也自是寄除擢不問能否微賤自布衣而為統制由技術而掌機謀令商賈伍將佐甚衆其弊殆有不可勝言者例皆領兵往來城市真類兒戲有識之士頗牧如也民情恟恟構造傳播之事非一單兵輩復來間探亂朝廷患之散榜立賞緝捕甚緊斬首號令者相繼精急金人之土木之工日夜不輟是日諸門已縛砲架造鵞車

二十八日南道總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

閥長子將前軍次子將後軍自將中軍屯駐于玉津園

二十九日上幸東壁撫勞將士軍兵增秩賜帛有差

閏十一月一日　上幸南壁撫勞將士如前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甚肅上喜之即城樓命解右僕射何㮚金帶笏頭者以賜之而上幸宣化門徒步登楊子城親視賊寨虛實儀衛悉屏帷內侍數人從偶雪作泥滑身身被鐵鎧步履如飛然天顏憂勤愁悴病瘠是日奇兵作亂毆統制官

王健殺使臣十餘人內前大横殿前太尉王宗楚
引兵戮殺渠魁方定先是王健劉奇兵何㮚領之
有識者以為笑蓋自古兵法奇正皆臨機料敵未
聞預以奇兵自名也況未嘗出奇自撤變亂大抵
今日所謂奇兵者類如此耶
初二日 上幸西壁撫勞士卒如前賊攻善利益
急姚友仲選五軍中神臂弓硬弩手一千五百人
策應
初三日 上幸北壁撫勞士卒如前上凡四日巡
幸每巡壁不進御膳命取士卒食之令後復進膳

餉士卒人皆感激流涕上凡四日巡幸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止皇后親用內府幣帛與宮嬪作綿擁項及衣被等分賜將士各一自統制而下賜各有差是日賊攻通津門甚急姚友仲領前軍將副部隊一千人策應軍兵下城接戰殺傷甚衆初四初五初六日賊攻通津宣化門甚急朝廷覩賊勢如此猶未有用兵意太學士生丁陳徐等上書論列以謂金人有三可滅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緩之說書奏不報金人到闕幾旬見朝廷未嘗用兵攻城日益急而善利通津宣化門爲尤急前發

如雨城中壁如蝟毛又以大磨石為砲閣至城上
樓櫓摧毀姚友仲於三門兩傍于城別置兩圍門
走馬面三十步許砌以甎石中開小圍門如城門
法四圍復置乳牆迎敵人自圍門出入不日而成
所稱以固先是術者言京城狀如卧牛賊至必擊
首項通津門其首也宣化門其項也通津在善利
宣化門之兩間此三門者賊必攻之後果如其言
大臣預知而不問
初七日殿前太尉王宗楚領牙兵一千人下城與
賊接戰統制高師旦死之是日姚友仲正策應南

陽子城躬率將校督戰凡殺合賊勢少沮復造砲架攻城之具土木之工益不輟

初八日朝廷為防計上幸封邱門城外按砲賜賚不貲砲架砲石迄今盡在城外莫知其數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不數日城下立砲殆數百乃盡得前日所按者以為資也

初九日賊攻善利通津宣化三門甚急復於護龍河疊橋取道姚友仲選銳士下臨分布床子弩九牛弩大小砲座又於城上校縛虛栅人立如山前下如雨賊橋迨晚不能寸進乃乘橋益造火梯雲

梯偏橋撞竿鵝車洞子之類皆攻城之具其疊橋法先用木牌浮水面次用斬以席次土增次復如初矢石俱不能入火梯雲梯偏橋皆與城樓橋齊雲梯偏橋可以倚城而上皆用車軸推行洞子可以治道可以攻城其狀如峻壁上銳下濶人往來其間節次續之殆有長數十丈者以回百木交牙上用生牛皮鐵裹內用濕氊中如大廩矢石火皆不能入戰則要安砲并推梯橋之類攻城則要取土透城其機巧追有未易致者

初十日詔展放公私房緡及縱市井賭博以娛小

民內前有斬首號令榜云司文政伏闕上書極無
理聖旨取斬士論初以為疑而有免解進士曹友
端奏劄稱文政上書若止無理不應棄市雖草茅
一介不足惜而士之去就往往視此恐塞天下言
路乞以文政所上書揭示使中外曉然知文政所
誅之罪迨晚開封府奏曰備及端奏劄榜云教坊
樂人司文政伏闕上書挾持君父助賊害國士論
始帖然
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大雪有詔曰雪意未解士

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犒勞將士連日鑾

輿之出正大雪苦寒中馳馬戎服露手揎捥其賜

賚進勝之類悉如初仍命將士拒城接戰間有侍

級者又遣使以酒食遺金人寨中云祖宗故事有

識者頗擬議

十四日通津門砲發中金人金牌將初傳王汭繼

聞乃金賊謀臣劉晏者奏捷上喜之命以武功大

夫空名告一金帶懸於待補院側募人能捕殺金

牌將一人者給之又揭賞格自獲酋首長小酋等賞

格各有差復詔許人輸財助國日有獻者皆量多

寡授以官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賊攻諸門愈急朝廷至是猶未有用兵意但使命數往來士庶莫測其故太學生陳東上書乞用兵議和之計垂居決無優柔而不斷養成夷狄之患益熾書奏不報統制官姚友仲奏劄謂金人攻城益急兵既不用乞遣使議和為便奏劄亦不報先是金帥初至闕下姚友仲與諸將議擊之便幸其遠來賊衆必疲行列未成若選精兵六萬出四門分布乘勢而擊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衆必潰亂可勝之理過此日後賊勢愈熾據兵不至事勢阻喪雖悔何及是時唐

將雖主議和而恬不知信迫賊攻城既急罷唐將相何㮚而友仲料勢不可又有乞講和是時何㮚復主用兵且料賊兵種道不繼不日就擒將雖主議和而和未嘗決㮚雖主用兵而未嘗用之是以太學友仲之奏俱不得行要之將謬而無斷誤國於前㮚剛而寡謀誤國於後大臣誤國宜夷狄強而中國衰微矣

十九日樞密曹輔右丞馮澥出使寨中莫知其故是日善利通津宣化等門賊增砲座幾百枷櫛如雨城上迫虛棚之人皆不可存往往中砲死者日

不下數十人
二十日賊渡橋俯宣化門城欲涉河之南先有黑
旂子三人已登城岸統制王燮同姚友仲率驍勇
使臣數十及西兵百餘縋城下戰殺死數人賊乃
退橋之北入鵝車洞子鵞項窐相何乘巡至城上
黑旂子復登岸城上矢石如雨賊畧不顧城脚之
西有縋城下有戰者兵約六七百人見賊引衆欲
與交鋒望風退走城引兵追逐城下厲聲大叫云
後面無賊而衆已潰散勢不可回隔岸矢石如雨
中傷者數百自填陷坑死者亦近百人賊衆大笑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諸門各有廵城戰者殺傷賊衆甚多

二十三日統制范瓊發兵幾千人自宣化絕城出戰士氣甚銳追逐賊衆棄寨而北士卒貪功輙率衆渡河未及北岸十餘步間河冰陷裂士卒驚亂而賊衆邀臨岸交手迎敵陷河而沒者餘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折

二十四日賊勢益熾火梯雲梯偏橋列城下如鱗次燒宣化門敵樓二間發火砲如雨箭尤不可計

其攻甚力護龍河悉填滿鵞車領兵直抵通津宣化二門下無數步計攻二城門其勢甚銳

二十五日大雪賊乘雪攻城愈急詔令班直患上城城上及虛棚人物戈戟如織郛京領六甲正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大開宣化門出敵城中士庶延頸企踵於門立俟捷報者餘數千人其餘從行旁觀鼓譟以助勇者又數千人俄頃云前軍已奪大寨立旗於賊營兵又報奪馬千匹時有令云守禦使臣軍兵外餘人並不得上城六甲兵法能隱形若城上人衆恐為賊兵覘望言猶在耳賊兵分

兩翼而進衝京前軍一掃迫無噍類餘皆墜護龍河積尸不可計數復入雲梯偏橋併上城迎敵敵官軍間雖殺落金人而勢銳略不少退已而數人緣上城班直官軍雖排布如織無一死敵用命者緣下城遁避守禦官吏相繼棄走由是金人登城者踵至揚旂城上衆悉潰散四壁數十萬之衆為一空棄甲拋戈狼藉道路居民驚擾悉皆奔走自相蹂踐而軍民皆緣乘時劫掠橫尸滿路殺人如亂麻又極殺太尉姚友仲及統制官數人其餘官屬殺者尤不可計數

太上皇自龍德宮更衣徒步入禁中諸帝姬亦潛入大內相挽而出迨晚金人縱火燒南薰門宣化通津善利四門及樓櫓等軍兵乘時變亂者又多縱火燒劫居民火走亘天達旦不滅是夜雪數尺有旨告報百姓請甲守禦門哭泣之聲震動天地然金人未嘗下城而救者皆潰散兵軍輩是日自早裹城門悉開城外之人被害者甚多

太皇急詔大臣親王侍從而至者終三人謝克家其首也因與徒步入小閤中議和頃遣謝克家及濟王使軍中請和傳聞上旨語音極謙皆以全活

生靈為念
二十六日黎明百姓赴宣德門諸甲救駕使命雜
遝滿市傳呼其聲哀怨已而上御宣德門親諭軍
民露腕憑欄大呼於衆曰事體至此軍民欲如何
有謀師以獻朕當聽從失守之罪一切不問仍命
百姓請甲軍器等前去各保老小
上皇倉皇不覺墜帽百姓奏事間稱爾我亦其情
倉皇迫切不暇他言也士庶切慮上有遷徙計泣
告曰陛下一出則生民盡遭塗炭矣上又大呼曰
寡人在此士庶號慟上亦為之掩泣已而士庶感

慨請中喻三十萬人午漏掛克家濟王偕金使四人入議和惟止四軍及班直約四萬衆爲數十足騎及護駕人馬等皆欲奔出所統將都虞侯蔣宣引數百人突祥禧殿中大呼請官家速出這裏却不是官家 住處其勢甚遠

上皇曰教我出那裏去衆兵曰須與官家一線路去上命左右開喻輒殺之上趨入因令閉殿後中門衆兵又斫門皆上驚尋親出撫喻稍定宣等徑詣內庫刼椋金帛酒食等棄家屬遺老小奔走趨走自相蹂踐不知其數亦有踰城而出者皆爲金

人攔殺之午滿謝克家濟王回自軍中同金使四人入對議和傳聞克家之初見六首徑出示文劄云前北未破城已降號令若城破日不許下城殺掠且云頃過陵寢亦嘗戒約軍中無私毫敢犯又云若南朝破城遂肯不殺人否然是日金人米已入舊城外劫掠以五岳觀搞軍軍兵錢萬餘貫支散百姓並不殺人惟是軍兵乘時作亂者縱行殺掠無忌憚士庶奔逃城東之人從於城西城西之人從於城東狂行交錯莫知適從父子夫婦不相保守至有全家投陷井或全家自縊自焚者又有

由西東通門涉河而欲通奔裏城者多爭道奔湊冰泮溺死者不可勝計蔡汴兩河淸奔老幼幾若山積哀號之聲所不忍聞公卿大夫皆易布袍草履混迹歷中雖貴賤之家皆用泥塗面及衣綿絮紙被取類丐者迨晚李若氷再使軍中先是未時若氷以出使留軍中久之迨二十五日城破二酋喻若氷兵名京城已破可亟歸報少帝勿須播遷五百里山皆吾兵矣及請處置內事恐內亂若冰入對上抱太子獨在小閤中內侍十餘侍立閤內外上初見若冰不覺失聲卿元來也卿元來也若

冰具對留宿殿陛至是再遣偕僕射何㮚得行是夜縱火刼掠尤急一城驟然火光四起城中如晝白色

二十七日何㮚李若冰使還金人許和朝廷揭牓云兩國已通和在京城內外放火殺人刼掠財物御前已分道將士前去殺戮仰居民安業如違處斬是日放火刼掠者殊未息通衢要市殺人奪馬兵草忩忩白晝無人行申刻何㮚還府尹領兵數百人揭黃牓於馬前巡市彈壓斬刼掠者數人众級從行民情姑少安息是夜放火刼掠者猶未息也

舊城外尤甚百姓執兵卒三人欲燒太廟者赴官二十八日宰相何㮚親王出謝二酋開封揭榜云昨在京城文武百官秀才及僧錄司衆僧及父老百姓各赴大金軍前求告致謝國相元帥請命願持金帛牛酒犒設三軍者聽是日內外士民覩請命之勝相顧感泣紛然輸財獻金帛牛酒者絡繹于道各以長竿標掛人揭榜云某坊某人獻物于國相元帥太子元帥答謝全活老小之恩滿城祈如熾然節次往獻金人留之出城請命獻物者如市未刻有榜云大金堅欲上皇出郊朕以宗廟生

霆之生義當親往咨爾士民各務安靜無致驚擾部誤大事士庶觀榜各懷疑慮是日潰散殘班軍兵所至為害殊未收集剿逆患之出榜免罪招誘又分遣將士及開封府從事人捕緝討虜者甚衆徑于通衢斬首無慮數百人民情頗快凡斬首者頃刻復為軍人百姓割剖殆盡有并骨持去者皆軍民食之所至市井公然以人肉貨賣自是城裡討虜者小戢而裏城外殊未定尚肆燒劫軍兵輩至結構金人下城或削髮偽裝金人間兵劫掠貴戚王公富商巨賈之家無不受害如張溫誠劉明

達高大皇聶婆婆家藍太尉等家皆首被禍其餘士庶被燒經逐扶老携幼入于城逃避者累累然相望于道如是日未息已而流民殆適于相國寺及寺東西廊廡下問啼飢號寒者極可傷惻是夜裹城内外燒刼如前慧星出東北角

二十九日平旦日出如火皆驚視已刻朱雀門始大開彈壓官往來四壁金人斷掘慢道復于城外鋤治慢道以鐵鏈登城先是二十五日將城縱火燒諸門甕城樓櫓火三日不絶砲架迫懸中板皆移内向至是又增治及慢道云

三十日黎明揭榜大金和議已定朕以宗廟社稷生靈之故弱〔躬〕往致謝咨爾衆庶自〔無〕致疑貳平旦駕擁素騎出南薰門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曹輔張叔夜留守彈壓宮是日百姓父老手持金銀牛酒絲帛獻軍前者自內前至南薰門不絕人迹如蟻迨晚駕未回民情忷懼俄頃有黃榜自南薰門入云駕前傳報平安詔曰大金已許和議事朕今留宿只俟事了歸內仰軍民各安業無致疑慮士庶讀詔盡還通夕憂慮至有然頂 爇臂者是夜所至坊巷百姓少壯自結隊伍巡警達旦盜賊無所

袪其姦
十二月初一日官吏士庶蟻集于南薰門以俟大
駕焚香露盤結未聞黃旗又自南薰門肩報平安
詔云和議已定禮數未了仰百姓各安集無致驚
擾迨晚又詔云大金和議已定只候禮數了日入
城與萬民共慶士庶又散還
初二日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肩磨踵疊尤盛于
前携香瞻望者絡繹于道起居南薰門抵宣德門
先經雨泥濘百姓運土填路以待屬車頃刻雨就
申刻駕歸纔及門士庶遥認黃蓋歡呼喧騰一城

傳報奔走行路山呼之聲振動天地已而瞻仰天顏莫不嘆慨又皆感泣涕泗橫流上亦為之揮涕及周橋淚已滋怕殆不能言王燮鄭建雄張叔夜叩馬號泣上按轡大慟及宣德門上始能言嗚咽不已士庶莫不慟哭既而又內士庶分散閤道爭傳人情通悅若再生焚香致謝者家至戶到先是幸賊寨長入祇候王嗣者預從行凡三日兩宿未嘗頃步離上左右惠能說上出郊事云初上出自南薰門城上皆金人守城有一人自統制軍厲聲云奏知皇帝若得皇帝親出議和朕好公事但請

安心帝欲下馬城上金人皆避走云奏知皇帝不是下馬處遂立馬如初又奏云已差人覆國相元帥且立馬少時容治道俄頃開門几驅一時許步人鐵騎夾道擁衛直至青城中途金使又奏云請徐徐行馬容安排皇帝行宮又立馬一時久至齋宮門外帝欲下馬金人又奏云皇帝請裏西下馬帝不聽步入齋宮側一小閣中粘罕遣人奏知皇帝二太子在對日已晚容來日相見粘罕即相國之號也又奏云不知曾帶被褥來否擬欲供進又恐寢不安是夜鸞宿粘罕軍中異日未及見上遣

使往來議事是日早堅要上皇出郊上再三說喻稱皇帝仁孝乃免午漏上與粘罕相見于齋宮相見之初粘罕先遣人將齋宮鴟尾用氊裹屏壁上有龍畫處亦蔽以帷幕然後設香案北望者拜四左右皆歔欷雪大作時城中無雪獨青城變異若此金人亦為蹙頞繼而相賀各命坐上為主二酋次之宰相親王並列于庭酒三行乃起上與二酋語王嗣皆不得聞但潛聽云首語上皇次語主上與金人出師之由又云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可據也況天意人心未厭趙德恐豪傑四起焉

中原非我有爾又云城中頗有撈城出者皆棄君親之人不忠不孝何足恤者也已盡敲殺禮畢上命左右取内府蹄金以献二酋粘罕笑曰城既陷一人一物皆吾所有皇帝之來所議者大事何用此為果欲分賜可以臣下俄頃又遣人奏上云日已晚恐城中軍民望可早回必欲賜賚臣下但留左右足矣駕興六前送上馬遣使數人侍衛時金人與左右交口賀云已是一家人出征已十二年矣家中老幼存亡且喜兩國通和遂有解甲之期又云國相太子來時中途傳令期必破京城萬一

不可攻打雖二十年亦更戍守誓不返國我國術
者魁二十五日初三日城破果如其言二萬人材
皆奇偉太子尤瘦長獨粘罕應谷琅琅太子唯唯
而已初上見二萬以降表出亦皆中書舍人孫覿
秉筆其畧云三里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
幾為煨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
上皇負罪以彌天微臣捐軀而聽命又社稷不隳
宇宙再安粘罕改抹久之易負罪為失德宇宙為
寰區上從之
初三日駕幸兩宮安慰命文武百姓僧道父老為

大金軍前致謝及南薰門何候取大金旨已而金使十餘來傳旨國相太子致意百官軍前宿食不便不煩遠到又致意傳道父老云泥雨不煩到軍前但看念經文祝大金皇帝聖壽金使傳報禮意已勤是日朝廷綱紀漸根捕獲劫掠者餘數百人迨晚二酋遣國信持書云既往不念故無可言事已至今良可驚悸康王見往河北可遣大臣一人同使命喚回未審聖意如何凝寒伏惟善保壽祺具書不名止云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大金副元帥

朝廷竟遣簽書曹輔行

初四日金人遣使檢視府庫拘收文籍欲盡竭所有以犒軍

初五日移文索馬一萬疋開封揭榜云自御馬以下並拘籍隱藏者全家因軍法許人告賞錢三千貫自是士民止跨驢乘轎至有徒步者都城之馬群空矣

初六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軍器開封府揭示許人告收藏軍器者悉納赴官限滿不納依私有法先是城陷日軍兵拋擲軍器狼藉道路多為民取蓄爾

初七日開封府放榜名募潰散使臣軍兵依前权係支給日食是日陳過庭出使兩河催督交割地界

初八日詔民間權住典顧人口以散失人口甚衆迨晚又有詔撫恤中外遣使命六人分詣諸路仍先往軍中請號以行

初九日金人移文開封府索金帛犒軍取河東河北守臣監司親屬質于軍曰以待分割地界了當日歸還又取姦臣家屬三十餘家如蔡京童貫王黼又取張孝純蔡靖郡本等家及要李剛吳敏徐

處仁陳觀折彥質可求　朝廷唯命是聽其或歧
所或出京者具以實告是日詔使六人往軍中請
號二酋雖聽其請復拘留未許行
初十日有詔大金軍馬登城不下人獲更生已受
大賜然而軍兵暴露勞苦除府庫所有盡充犒賞
外切慮犒賞不足應戚里權貴豪富之家均是再
生之造義合竭其家資以助犒賞不得少有吝惜
已令開封府置日下拘收轉送大金軍前是日納
馬赴軍中人使督責甚峻又退換羸塞者
十一日有詔大金軍以登城斂兵不下保安社稷

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今來公私所有本皆大金軍前之物義當竭盡以犒大金軍兵者令開封府具名聞奏當優議與官爵令已差官適行根括切慮人戶未能通知尚且藏匿窖埋使本朝有虧信義或敢如前窖埋者盡行軍法

十二日開封府揭牓云奉聖旨拘催戚里權貴豪富之家竭矣家資以助犒賞大金今來黑白並未見人戶盡數納到切慮為無罪賞致將金銀藏埋許諸色人告以十分為率將三分充賞先以官錢日下代支其犯人依軍法施行知情藏寄之家亦

許陳告給賞不為陳告與犯人例罪民情恟恟殆不聊生午刻有從政即陳符先于開封府投狀先以開封府和樂樓正店内金銀盡數輸官以犒大金銘啟合入官與堂除差遣一次是日所取河東河北等守臣監司等官家屬欲質于軍　開封府至是悉以巳圍結穿以大繩列于廊廡不遣者累日飲食不給寢處不問啼飢號寒之聲通夕不絕有識者聞之頗不平不知其所犯何等罪也

十三日開封府督責金帛甚紫鄭皇后宅隱匿金帛不肯盡數輸納有詔祖父並追毁出身文字其

餘脅官甚衆又枷斷勾當使臣等號令于市是日

金人索酒匠五十人酒三千缾悉與之

二十四日士庶納金帛者紛然朝廷又命開封府

曹及使臣等于交引質庫金銀疋帛諸鋪家至戶

到推認拘籍一鋪金銀動以千萬兩計是日傳聞

大名帥胡直

領勤王兵至中途遇鐵鷂子馬騎

八萬之衆潰直爲金人虜入寨中

十五日津般鵠軍絹赴軍初金人需絹十千萬疋

朝廷盡數撥内藏元豐左藏三庫所有盡數應副

河北積歲貢賦盡令殺遣及兩浙絹湖南絹悉以

充數京師上四廂京畿保甲差充役三衙使臣地分監督每軍各執旗幟保人皆爭先馳納以畢日給然終日所般綠數十萬是夜尚書省大火燒禮部鄰尚書省牌火中後之乃息

十六日津般犒軍絹如前擇絹不堪者漬以墨水退換傳聞酋長甚速謂使者曰大軍在此已欲踰盟使者委曲致謝想稍霽

十七日津般絹如前又退換黃絹亦漬以墨水朝廷乃于府銓擇北絹之奇絕者悉以充數

十八日詔再免房錢一月先是金人索再遣使大

人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尋遣陳過庭而金人拘留是日始遣又增差使十人

十九日督金銀甚緊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勾捕輸納踰限者考治雖戚里權貴豪族官至承宣留後婦人爵至恭人夫人者皆枷項拷掠期于必納而後已又詔許納金銀人計直給還茶鹽鈔金每兩準三十千銀每兩準兩貫三百文又榜諸軍州縣鎮公使曾遣人在京買賣交易見在金銀仰日下盡數赴官交納隱藏依軍法又榜京城天下富商大賈所聚應店居宅居收蓄金銀之人並盡數

交納官店戶主戶許陳告知情同共隱匿者並依軍法又榜自宰執以下應曾賜金帶者並納赴官又詔毀神霄宮金寶鍮悉以充數

二十日津般絹珠末數數散遣郎官監督使臣于諸門分頭交納傳聞金人掌受納者多不遜求瑕指摘動輙退易官吏極難其責至有以拳毆打使臣者竟欲賂遺乃肯納官吏等多以大蒜沙鎚針線花綵賂之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珠末數數又詔質庫所質金銀盡拘入官

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詔云風雪大寒小民闕乏柴薪多致凍餓皆朕不德所至萬歲山許軍民任便斫伐是日百姓斫竹木多為軍兵强者獨擅

二十三日金人索監書藏經如蘇黃文及資治通鑑之類皆指名取索仍移文開封府令支撥見錢收買開封府直取于書籍諸鋪

二十四日金人持書入城督金帛詔以書揭示士庶其書云骨盧爾移賚勃傑烈左副元帥皇子右副元帥書致于

大宋皇帝近日追官入城檢視府庫藏積絹疋一

千四百萬疋于內准取犒軍所須千萬疋令承來示拔尋深意似防有取索假以為辭准取犒軍所皆初破城時本意縱兵但緣不忍以致約來今欲賞勞諸軍議定合用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錠段予衣絹數不限官私早望依數應副且在庫絹雖見有餘惟取所須令此金銀衣段子亦係所須之外亦必不敢累承示諭金帛豈耗臉今所諭示以發前言且與亮悉無用浮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言又牓云備錄國書在前劫會大金既登城斂兵不下保全一城生靈恩德至大犒軍金銀衣段自合

竭力應則內藏左藏元豐庫及龍德宇德兩宮御
前皇后閤皇太子宮並臣寮之家已根括到數日
大段闕少今曉喻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及凡有金
銀衣段人戶仰聽認大金之恩足兩已上盡行輸
納王時雍管東北壁徐秉哲管西南壁陳求道余
大約東壁受納王及之夏承北壁李佩受納王琮
菜份　受納張著胡納南壁并度受納依諸家
元納封封所斤兩連交與管納官總數交納大金
軍前如聽隱留及官吏乞覓並仰一面措置施行
士庶讀之頗懷憂懼

二十五日大雪民間揭膀云應祓討虜去失人口
之家願往軍前識認及以物収贖者從是夜大火
燒開寶寺天寧寺及居民五百餘家
二十六日散膀根括金銀甚緊鬻爵開列官資價
直及僧道師號
二十七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大相國寺燒香禮佛
二十八日金人索役使命四人時贈尺兩各五百
先是城陷日有金使四人宿都亭驛百姓乘亂輒
擒殺于驛前剖剔之至是索此朝廷從之
二十九日縱民樵聽（所）萬歲山竹木幾盡又詔毀折

屋宇以充紫軍民斧廹壞奪蹂踐墜壓至死者金使在都堂留宿議事閙噪嗽聲問接伴具以寔對金人笑曰使民相爭如是定知强者得弱者失蕭之决致墜壓損人命何為不官折依散乎伴者以對

三十日津般尚未數數

靖康二年

正月一日金人二十一人詣國子監燒香僧道出南薰門致慶二元使傳喻止之

初二日搬運金銀已畢數

初三日金人退換金銀未鈺銷者數兩戲者亦縱收納官貪恣酷虐故為是耳開封府閣命不敢稽緣經差雜役千餘人往南薰門援取所退換金銀而入偶奔走去甚迅百姓從而奔趍妄意謂交割地界鼻往觀看而金人守城者見城中數千人奔走而南甚疑懼亟報軍前俄頃金人環甲挺及備

鐵鷂子于外門數千人員惹大事已而呼監官督于寨前胡踠供記欲敲殺監官具言其寔拜告再四乃獲免

初四日金人遣使乞朝廷再詔諭河東河北諸州交割地界而兩河守官百姓等作堅守計例不奉詔至是凡累月止得石洲金人患之乃迫朝廷再以詔諭朝廷不得已而降詔云勅某州守臣大金元帥府領兵來責失信欲割河東河北地永圖結好雖即時應許遣聶昌耿南仲前去交割畢州撫定了當然後收歛仍取了應係合交割應官員在

京血屬執貨直候撫定了日放歸國聚其在外者
亦別作根究去訖近刷到石洲神州廣秩家屬送還
軍前稱石洲早已歸秩遣回不用是知其餘家屬
終候撫定亦當歸還今聞某州拒守未降益為勤
王保衛社稷不願歸屬外界然大軍尚在城上若
迤還堅守須至別有施行則汝之忠勤反為宗社
之患豈如早與燒毀樓櫓開門出降撫定除本土
人民元係河南客官軍民寄旅者先計放還則公
私各得其所再念京師城池深固尤不能保若汝
等不預順從豈止宗社無所裨益所在不難保慎

無執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是晚遣使持此詔詔
寨中
初五日初六日津般金銀衣段動以車計又退換
不端者皆責緊急
初七日都巡檢使范瓊爲中書舍人高伯振致齋
于惠林寺收老母幼穉遺骸殯瘞瓊高義可佳乃
介胄武夫也是日何㮚使軍中
初八日何㮚使還尚書省揭牓云准御封付下大
金犒軍金銀衣段府庫士庶已到數目十分未及
所從之一分專遣右僕射何㮚躬詣大金軍前懇

告怪問以諭京城人民衆大必有隱藏契勘大金
全活一城生靈無二以為報性命既保財物何惜
仰開封府尹責四壁官晝以根括須管日下供納
御史臺催促覺察如有不遵令來約束之人一面
已降旨揮處置施行榜云朕苟可以報人金者雖
肩髮不惜仰士庶共體此意速行送納
初九日根括金銀並急御史臺置厤錢目宰執已
下未納金銀人姓名指督索開封府大理寺及四
壁根括其所勾呼繫禁枷拷者不可勝計不以官
品高下例以拷訊前項督征者相望于市迫晚有

詔云朕以初十日出郊見兩元帥議和微號事咨
爾衆庶各宜知悉
初十日平旦駕出南薰門開封府根括金銀未數
數牓詔云朕以出各降三宮是日車載金銀赴軍
前送納者不可許數迨晚牓云朕出晚議和徽號
事為諸國未集來日回仰居民安集
十一日百官僧道父老雲集南薰門恆候大駕又
如昔時午漏有牓云王御帶傳到聖旨大金元帥
為金銀衣段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紫切仰士
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有金銀衣段火急盡

數赴開封府送納許人告給賞犯人軍法又牓云
大金元帥只為金銀衣段事為軍官未集留宿未
日定回
十二日津般金銀衣段莫知其數有牓云王御帶
侍到聖旨付開封府大金元帥甚怪金銀衣段甚
少朕再三懇告京城居民衆多必不止此卿可
各告諭權貴戚里豪富之家各體朕意疾速了納
須管日下了當仍許卿便宜行事開封府至催督
愈急下廂根括家至戶到移文及店戶客居倡優
家委被攤一城騷然人不安其居是日又津般景

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珠纓翠羽飛仙之類悉赴軍前交納蓋外自月初金人索元宵燈燭欲于城外作元宵十餘日開凡在京道官佛寺正店所有津獻殆盡稍不堪者輒退易至是復征求及此是夜帝又留軍中

十三日士庶隨坊作隊伍率納金帛者不可計數俄頃有榜云王御帶到閤傳到聖駕三日不食矣大金金帛數少未肯放回仰尚書省分差官根括事體極緊尚書省從差從官卿監西壁直入民居搜檢使臣從吏所至如捕叛逆其勢極可駭懼所

搜多有獲者又強勒吏家婢僕告首尋厚賞聽遂
便廂官人又分頭根括小民五家為保雖銖兩悉
取之迨晚又牓云奉御批朕累見大金高尚書傳
元帥台令衣段金銀數少且拘留在此候見數足
可放還可速依下項須管十五已前送納如有吝
情犯藏隱搜檢告首軍令御史臺文武百官親王
公主王時雍僧道伎術官吏放出宮人開封府底
里醫人樂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等公吏曾經祇
應人入內侍楊戩貫蒙等已下勾當使臣曹剛等
大宗正司宗室三衙曾御輦官大小園子曾遭遇

兵級內東門司妃嬪并龍德宮大內黃院子衛尉寺募士又牓云專切根括金銀催促四壁所契勘開封府牓示大金軍前為衣段金銀數少聖駕未得回歸事屬急切當所訪門閭巷居民各懷愛君之心自相糾結斂環並行送納切慮京城闕遠未能一體或雖經送納未致盡絕今措置令逐使臣于逐巷內委請懷材碩德忠義高士一人專于逐巷內置厤排門勸誘抄上金銀以一錢已上或衣段以一疋已上盡行抄掠徑赴開封府送納庶得軍前允信聖駕還內京城居民早有活路須至曉

喻又榜云今聖主兩為百姓車駕出城懇告軍前全活生靈之恩甚大可排門勸誘依此送納是夜帝留軍中

十四日宮吏士庶候大駕于南薰門有榜云應民間金銀限十五日已前納入官出限不納者依私有法今後不許以金銀首飾器皿等是以日復以從官郎中分頭四壁根括紫切僕婢告首紛然有以仇除兩告首者告訐之風盛行宮司樂從而不問一壁所括日不下數十萬兩禁中諸宮什物諸王主第什物泊宣德龍德二殿所用銖兩無

不括納又牓云大金元帥台令候根括金銀盡絕中來當違大金人入城搜檢切體此意不可隱藏士庶讀牓相顧失色莫不疑惧至有集隊伍搆軍器以備緩急者通夕不寐

十五日黎明牓云駕前人回傳到聖旨軍中供帳御膳氷炭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從官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衣段數少商議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日下盡數交納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它事恐軍民士庶憂慮今多出文牓曉喻右曉喻軍民各令安業務要寧靜不得喧鬧以昨夕民

情頗有動搖故有此勝鬭喻是日陰雲四垂家家
愁苦士大夫憂愁作爲歌詩甚衆獨有著作朗胡
處晦上元詩人多傳念一詩云上元愁雪生九重
哀笳落日吹腥風六龍駐蹕在草莽孽胡歌舞蒲
萄宮抽釵挩釧到編戶竭澤枯魚充寶賂聖主憂
民民更憂驕子逆天天不愁向來艱難傳大寶父
老說王似仁廟元年二年城下盟未覩民臣繼嘉
祐路人哀痛塵再蒙冠劒失道趙郡公神龍只合
九淵卧豈得屢辱蛟蚘中朝廷中興無柱石薄物
細故煩帝力毛遂不得處囊中送懟趙氏廟養卒

今日君王歸不歸傾城回首欲悲啼會看山呼聲
動地萬家香霧繞天衣胡兒胡兒莫躭樂君不見
望夕月虧東北角
十六日根括金銀益急先傳元帥留駕元節回至
是猶未聞鸞輿之音人心憂疑罔惻其故太學生
徐 等欲以書達二酋長邀駕還闕先詣都堂陳
狀具述執政輙不聽是時欲達書者數十人執政
者既不聽許獨揆政諸南薰門乞以繳獻守門者
從之已而傳聞二酋以馬取揆赴軍中覽書詰難
而揆因高論抗辯故二酋敲殺之

十七日榜云駕前傳報元帥留赴打毬會只候天晴燕畢便還内仰居民安業是夜曾門外有金人下獄討虜者又縱火燒五岳觀者甚可駭懼

十八日御史臺大理寺開封府追捕欠金帛者曲法峻治未易詳述哀痛之聲聞于遠邇

十九日諸司結局羅括金銀人心稍寛莫測其故然聖駕殊未聞回留宿郊外至是幾旬百姓父老官吏雲集望駕亦彌旬日置監國留守司

二十日風雨大作有榜云駕前傳報到聖旨只候赴打毬大會了當便當回向仰軍民安悉

二十一日開封府揭榜云諸寺觀祈晴許士庶燒
香又榜在京質庫戶須依前開張以濟小民又榜
加大金皇帝徽號崇天繼統昭德定功敦仁体信
修文成允走聖皇帝駕殊未聞還期
二十二日士庶望駕之心愈切有榜云元帥留打
毬大會未了候天晴會了方回是日軍民見車駕
遷移許久上下疑惧構造言語傳報不一又乞講
請修城庫器甲以備緩急官司不許徃徃各家私
造官司復慮生事乃捕造言者十七人戮于市又
榜禁戢

二十三日榜云在京元開質庫人戶須管仍開張許人告賞錢五十千是日監司增置糴米柴炭場糶人不得三升薪不得過五十其直減市價幾倍糴買者如市

二十四日借支軍人米斛從便出糶欲生小民也榜云為陰雨打毬未得聖駕未回

二十五日大雪氣候風寒似臘臨時金人索內夫人倡伎及童蔡梁王家聲樂已出者已出者已從良者皆要之開封府散榜遣公吏追捕巷陌店肆搜索甚峻滿市號慟其聲不絕又索教坊伶人百

工伎藝諸待詔等開封府奉命而已

二十六日尚書省榜右僕射何㮚傳到文字稱城外傳聞城中百姓凍餒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喻詔書朕出城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雨連日薪糧闕乏苦痛在朕心已令多方措置減價出賣薪米庶絕小民存活仍不須羣聚候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故茲詔示各令知悉士庶讀書莫不墮淚先自城陷日物直踊貴上出城又甚小民餓死道路動以千計米斗二千肉無所食至猫鼠雜豉從盡甚者雜以人肉鼓皮馬甲皆煎煠食

用又取五嶽觀上祿真宮花葉樹皮浮萍食之類無不充食士大夫豪右之家皆食之自爾四壁增置米場出糶官廩凡數十所然官司措置無法大抵強者獲利而弱小受患者少攘奪蹂踐動致死傷又如萬歲山樵採時揭榜軍人不許雜又命男女分日赴場由是小民得賴以濟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已莫知其數悉押赴教坊銓擇二十七日金人索郊天儀仗法服鹵簿冠冕乘輿種種等物及臺省寺監官吏通事舍人內官數各有差併取家屬又索犀象寶玉藥玉彩色幞頭書

籍之屬肩擔車載徑赴供納者急如星火須結榜云兩國通和各敦信誓車駕與二元帥議事漸已了只候旦夕回仰士庶各安業勿致疑慮及聚衆却挾大事是日捕獲倡優內夫人等甚多

二十八日黎明雪始開齋御史臺告報百姓等並赴南薰門接駕士庶奔湊充滿道路延頸企踵以候鑾車之塵已而殊不聞耗散元汲作憶君王其詞甚哀云依依依官柳拂宮墻寶殿無人春晝長燕子歸巢依舊忙憶君王月破黃昏人斷腸是日金人又索官藥局藥餌大晟府樂器太常寺禮物儀

仗以至樽壘籩豆微至于弈棊博戲之具無不征索相戕而往者不可計數民情動搖殊不安帖俄頃有榜禁民兵聚持兵器者軍令又榜云奉聖旨令多差人兵般大金所需儀仗等物候般發盡絕車駕還內切慮軍民疑惑今出榜曉示

二十九日官吏士庶伺駕開封府追捕倡優內夫人就教坊銓擇押赴軍中省自二十五日不可計數至是尤甚又征求及戚里女使車駕往埝獄幾盡至搜求肩輿以乘載之貸養之家妻取無遺及被選出城者皆號慟而去又押內二十八人及百

伎藝等餘千人悉赴軍哀號之聲振動天地是日民情極皇皇迫于凍餒又有剮剥人肉食者有榜禁戢不止

三十日金人索九鼎八寶車輅等又索將作監官史尚書省吏人秘書監文籍國子監印及取翰林傳神等待詔並節次解發是日解發內夫人及戚里女使猶未已午漏又以車載數百于南薰門時宮吏亦俟駕于門內夫人女使輩車上大呼斥駡曰爾等任朝廷大臣作壞國家如此今日却令我塞金人意爾果何面目諸公回首緘默而已

二月初一日

觧發女伎津般庶物不輟先籍諱祺家貲白米二千石豆粟如之至是妻宫發羅以濟小民又令毀拆高球楊戩第宅出賣充薪

初二日金人索妃后服琉璃玉器再要内夫人雜工匠伶人醫人内官等並家属開封府追峻尤峻節次觧發悉繫以繩交加防護如犯大逆市井號呼者不絶于道又索司天臺天輪滴漏儀頃有榜云奉駕前指揮仰多差人兵疾速津般大金所需應干物俟般盡絶聖駕方回

初三日初四日津般器物解發官物如前市井哀號者殆不堪聞又退車輦乘輿稍奘者令重新太常大成明堂司天監應物悉般遣雖重大者併力相昇而去是日增木場數十迨晚有榜云大金所需津般漸已了畢聖駕旦夕回歸仰士庶体兩國通和之意各務安業

初五日津般先解發者益衆有榜云內官並許醫官周行除藥官朱子書經元帥下狀云各有金銀窨埋乞本令家根取前來以此元帥怒令再根括金銀起軍前交納

初六日開封府再榜根括金銀又榜亦根括馬除
從宮以下合赴常期外應于馬並再根括限初七
日盡數再納軍前是日盛傳駕還迨晚寂然
初七日金人備蓋陳州門莫測其故所向諸門亦
夕多有金人下城封虜因與百姓戰鬪者士庶方
切憂疑于後有內家車子數千各携被複于車後
括南薰門星馳而去黃門老卒輩從行皆有憂色
士庶惶惑莫知其端白晝市井為之遽罷迨晚有
榜云留守司奉監官令旨皇帝出郊日久未還太
上皇帝領宮嬪等出城覲謁大金軍前求駕回內

仰士庶安業是夜民情極怕惧留守司急名百姓議事二鼓矣

初八日黎明留守司又集百官議事又申議[竹]上皇出郊止為求駕回内仰居民安業不得構造語言誑惑衆聽是日彈壓官四出百姓持兵器巡警者如故已時南薰門有榜云崇天繼統昭德建功致仁体信修文允光聖皇帝初四日冊立初五日移賽初九日受賀十日車駕过明與日回士庶競傳相與致慶且訝明與之章未喻項之傳聞乃姦人訝出榜示開封府已捕獲根究矣迨晚開封府有

榜再申喻上皇出郊事不得持兵器仰居民安業寅夜巡警自保是日燕王越王及康王肅王家屬並赴軍中

初九日內前榜示長榜備坐金人節次移文及孫傅報應文字民間至是始知遍廢宗社欲立異姓相顧號慟殞越無所皆悔不令皇帝巡幸主上迁都也留守司等四壁都巡檢范瓊撫諭軍民感泣不已其榜云元帥府近以皇宋除表中奏令回降聖旨先皇帝有大造于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求請遂許自

新既而不改前迹變諭愈速是致再封猶敢抗師洎宫軍力掌京城摧破方伸待罪之請況近尋戴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絶社稷傾危父子敗盟其寔如一令既伏罪宜伸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濶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師舉上存弔伐本非貪土宜納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兹土其汴都人民願隨主过居者聽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宰執文武百官在京在京城臣僚一面共請上帝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親眷王公之属出京仍勾集耆老僧道軍民百姓遵聖主共議薦擧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

名位尊卑所貴道德隆茂勲業耆舊素為衆所推
服長于治民者雖無衆善有一于此亦薦舉當依
聖旨修札冊立趙氏宗人不預此議應宋之百司
並事新君其因侯得姓氏隨冊建號所都之城池
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六日左金衛大將軍都
監右監軍皇右副元帥骨盧你移賚勃極烈左副
元帥諳班勃極烈元帥在國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孫傅等今月初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
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傳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
然念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已及期

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遂遍蒙蔽絕寔非臣子所
敢聞之瞰復忍死須臾冒陳愈切痛激之詞仰干
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傳
等誓捐軀碎首報國萬分謹具劄一下項一太上
皇帝已下不敢有違令旨見發赴軍前同伸懇告
之誠乞垂矜憫
一嗣君自即位之來日修德政并無過失惟是失
信一事上累謗訶蓋緣親政之初偶為謀所誤繼
之重行竄責檢會上皇昨為大傺信誓亦緣童貫
李良嗣王甫等妄起事端並行虔斬了當顯見嗣

君悔悟前失非有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
一嗣君在東宮即有德譽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萬
民歸仰令戴保全恩德已厚若蒙終惠未加廢絕
尚可以歲修及事之儀如拋降金銀衣段日下未
能數數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貢納寔為大金未
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矣遂同匹夫縱有報恩之
心何緣自效
一伏詳來旨別選賢人以王兹土許汴京人民隨
主迁居其見慈仁存恤備至不惟及民崇戴固有
二心薰據令內外寔未有堪充薦舉者若倉卒册

立必不服從緣此兵連禍結卒無休息非所以上
副元帥重惜生靈之本意
一今日之事生之煞之奪之與之全在元帥雖大
金詔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則
閫外之寄元帥自專行如前項事理明白更望台
慈特霽威恕更賜保全
一汴京城內兩經根括取索所有各已罄竭顯見
將來難以立國乞候事定之後退守偏城以備藩
屏如蒙大恩將兩君不見廢立所有稱呼位號一

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伏望特加
矜憫早賜允從伏望台令人狀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孫傅等伏覩皇帝詔書宜納擇賢人立于藩
屏許令士庶隨主迁居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
意聖德甚厚然傅等切見國主自東宮恭儉著聞
若欲選擇賢人並無出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
帝以來累世並無失德唯太上皇聽信姦臣及國
主年幼新立為大臣所誤以致違盟失信上干國
典伏望相國元帥皇子元帥察傅等前狀許其自
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其客退避以責後効再念
趙氏祖宗德澤在民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

賜哀憫許于國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上
皇之子則乞于神宗皇帝之子如選建立使長得
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絕趙氏之族亦使一國生
靈蒙被恩澤永為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據
孫樞密狀切為
朝廷所以廢趙氏者豈徒然哉以其不可與守信
誓約不務聽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改卜豈有如
是之甚哉皇帝以寬恩擇其罪負則立賢人而已
真得弔民伐罪之大義矣今承示諭而言及趙氏

雖不忘舊其違命罪亦深矣此後不宜更復如此天會五年二月七日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右傳等准元帥府再遣翰林承旨吳幵前來指揮選立賢事傳等任幹相統以罪罷將帥士卒皆叛之其餘臣僚並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于草澤之間亦未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首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即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重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府斷選主趙氏不一人不惟恩德有

歸城中以及四方即及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及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選擇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殞越之至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元帥府看詳孫傅等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廢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皆碌碌無聞若舉于草澤之間孰能推戴者夫運數既衰亦必有繼興者若敗亡之世必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于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序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躬依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前劄子施行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

會晗在軍皆係北地兒若舉此人即與混一無
異寔違所降聖旨若欲推戴南人其見在軍前南
官亦樞密所共知未審果有可舉者若果有可舉
者姓名見示亦與依應准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
議如或京內及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叙名銜
連署速具依元帥所舉推戴狀中天會五年二月
初八日准元帥府劄子再請恭依聖旨早舉為堪
人主或在京內外俱難自舉仍請諸官各具名銜
連署速具依元帥府推戴狀中者右傳等切本國
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于前狀洒懇控

告令來渝盟失信止是上皇及前主宗子支屬並不干預尚與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服不至生事若不容傳等死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京及外委無其人兼寔難于自舉乞自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傳等無任哀痛惶懼隕絕之至謹具狀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候台令是日士庶讀榜委無生意以謂京廟至此性命豈保遂家聚首相與待死日未中罕市無人行入夜乃持兵器巡警市中一坊無慮千萬衆巡行達旦官司彈壓者亦然

初十日黎明監國揭榜仰百姓父老午時前各赴南薰門歷血懇告大金元帥求駕回台寅殆午官吏士庶集于南薰門者莫知其數孫傅張叔夜親執狀求門吏乞繳申軍中其狀云文武百官僧道父老寧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孫傅等右傳等已累狀元帥府推慈矜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主歸國降旨稱藩永事大國就立監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與本國生靈為主中外安帖合大國弔民伐罪之義傳等今日在南薰門拜泣候命下情不勝哀痛懇切惶懼殞越之至謹具申

元帥府伏候台旨又狀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右傅等除已同百官父老具狀申元帥府尚有不盡之意不自忍死泣血上干台聽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而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絕唯在元帥別有監國太子自上恭命出郊以來鎮撫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傅等伸臣子之情則望早賜恤趙氏祖宗並無失信尚外親賢皆可擇立若必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四方英雄必至雲擾塗炭卒未得安傅等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祖宗以來德澤在人于今

世之人雖匹夫匹婦未忍絶之又況傳等世食君祿君辱臣死之時上為宗社下為生靈苟有可言不敢避死伏望台慈特賜矜察傳等無任哀懇痛切惶懼隕越之至謹具申元帥府謹狀迨晚金人回云元帥府勘會朝廷所以滅宋者緣趙氏罪深也況聖旨丁寧務在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謂廢舊立新果難服從趙氏太祖執知推戴自立尚可若今依聖詔擇賢者立執謂不可兼早來有文字唯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官僧道耆老軍民既乞行

府選擇行府及在京官僚未識可否但恐在京自下為首管勾者必可舉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今官僚等照會此意若所推目下在京官為首管勾者可以早立其本官名銜狀申亦可即依已去文字衆得其薦一人限不過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爲限不過今日發出城如或此度不見薦舉及發遣必有當別有悔吝無得有違天會五年二月初十士庶侍聞此語相與號泣入宮上自軍中批御劄付府尹徐秉哲云我以失德為金人所廢云可彈壓京城無使喧擾及為我累士庶聞之益更慟

癸
十一日黎明上自軍中批御劄云二月六日于元
帥府拜受大金皇帝詔書以廢變盟誓别立異姓
仍依聖旨傳候后妃太子諸王諸公以内族出京
俾分國聚自唯失信因當如地猶許舊地别立賢
人其餘萬姓自為幸今因非細元(今由)帥府遣人賫文字
入議附此無拘舊分安為錮(禍)福速招連累太上皇
亦批御劄云尚賴元帥寬仁使子父國聚速令太
子出來是日范瓊領兵往來宣諭百姓趙氏已失
國軍中見議立異姓令晚皇后太子盡出不得避

阻先是初八日燕王越王出門百姓攔截謂我國無主不令出去官司捕為首者數于市方定至是乃預行戒約嗚呼閭閻下賤亦有戀主之心豈謂垂紳端笏者乃甘心于賣主求此猶可以推心泣血而號慟者也是晚皇后太子公主並在南薰門百官萬姓哭送于門太子傳令至謝號哀震天宮嬪草多有徒步出門者自皇后而下止有被襖一附于車後人人悲啼皇后太子同生破車士庶立傍觀心骨糜潰

十二日早孫傅張叔夜赴軍前大金移文城中令

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立議左丞張邦昌治
國事並不得引惹趙氏開封府御史臺徑集百官
于秘書省聚議之旨文臣承務郎武臣承節郎已
並赴議須剋至者無慮數十員置曆給劄各令具
名銜及情願推戴邦昌為主異議者押赴軍前是
日范瓊領兵把秘書省門廹脇之外開封公吏御
史臺疾聲奮呼勒令速書名御推戴者廹脇于內
士大夫相顧號慟聲聞于外然亦無敢慨然立異
議者獨御史中丞秦檜獨狀論以列謂邦昌輔相
無狀不以盡人臣之節以擇二國之難不足以代

趙氏情願乞押赴軍前面論其餘百官所議其畧云奉大金皇帝詔旨元帥令旨欲立右丞張邦昌為主　某等亡國之臣荒迷不知所措敢不推戴欲別擇賢人亦取自軍前指揮

十三日以御史中丞秦檜及百姓所議狀繳中軍前金人移文追取親王帝姬及駙馬并南班宗室官族甚峻京城官吏一聽之而已

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開封府觧發公主帝姬及宗室等節次出門哀號之聲達于遠近先取官吏及百工伎藝家屬至是以尚有觧發者自

內前徽南薰門貴賤老幼號呼不絕如是者已十餘日又追取宮嬪等例皆徒步出門不暇乘載是日傳聞所解發宮嬪已一千二百人親王二十五人帝姬駙馬四十九人市井聚觀莫不憤嘆無一人敢誰何者

十八日金人移文索太學博通經術者三十人如法以禮敦聘前來師資之禮不敢不厚學中應募者三十人大抵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司支給三百千以治裝三十人欣然應募士論鄙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赴軍中

十九日金人移文索禪學通經德行數人開封府勾捕諸禪長老及首座西堂禪僧等應募每院不行十餘人解發中役多有退歸者所留僅二十人傳聞待遇頗厚諸寨輪請齋襯無虛日是日又索應干經板官司搜求獲時解發

二十日早解發太學應聘之士三十人赴軍中官司備肩輿使之去已刻到金人再移文令根括金銀先是樂官醫官內侍狀軍前乞取家中所窖埋金銀開封府又莫敢隱匿從令搜取前來解赴如是者凡二十餘人又云軍幗籠中皆有金銀二盃

震怒斥責根括官吏以為向以為盡絕各具結罪文狀令乃如是耶故有再行根括指揮移文督責至紫至峻官司無復敢拒已而揭榜曉諭委四壁官根括如初民情惶惶殆無生意是日解發宗室宮嬪華猶未絕號呼之聲所不忍聞

二十一日根括金銀解發宗室如前金人移文令議還都事開封府御史臺從集百官于都堂聚議後竟不聞所議果如何是日金人督責金銀尤峻后妃帝姬首飾之類并皆取索又入太內宮人釵釧之屬悉皆袖脫官司尤慎其未能多集乃以四

壁置場各數十處堆垛官錢以收買之金每兩三十五貫銀每兩兩千五百多有赴場出賣者猶以為未也又揭榜許以金一兩博米一石四斗銀一兩博米一斗是時民方艱食雖有金銀無所用之往往樂于博易官司收金銀者日不下千萬兩並節次解發軍前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宗室南班官等須管二十五日解發盡絕並不得漏落一人官司承命一切稟聽尋悉開封府使臣大小火下革散行搜索扶街僻巷無不周遍小人無知覷望趣于市井奮呼號

令云不得隱藏趙氏如有收藏者大急於出廢免連累如是所至號叫官司縱而不問又可以抚𢤦憤悶而泣血也

二十三日解發南班宗室等絡繹于道又載宮嬪出門者凡數十車當責金銀尤峻紫又有軍前告禁中金銀及內庫鎮庫銀𡋯並取索前去

二十四日金人移文取太學錄黃宗楊愿二人皆以舉人舉錄近年試選每占高等者似疑為三十人中挾仇者所貢二人託疾供中後竟得免

二十五日金人移文督責金銀極為峻切官司驚

惧莫知所措迨晚乃追四壁提舉根括金銀官四人並赴軍中二酋震怒拂臂厲聲斥責已而命執提舉官四人于監軍虜敵然之提舉官乃尚書梅執禮侍郎陳振陳知資與給事中安扶也既殺之後令簽級軍中以令于衆尸首棄南薰門下時監軍正虜南薰門故也又命根催促根括金銀官四人皆臺諫官各鞭背五十放還是日大風折木至晚尤甚百姓傳聞殺侍從掊臺諫上下怖惧疑啟亂之端在朔暮持兵器巡警者又復如初

二十六日開封府御史臺催科金銀無所不至自

九品以下折為九等均定金銀衣段數各有差又逐坊陌家至戶到列為三等雖認金銀衣段亦隨等均定上下督催急如星火一城騷然不堪其苦自廢主上已來金人之使日夕入城往造宮闕如諸私室折花飲酒自相妖樂至于乘醉揷花滿頭跌躍而出睥睨行道旁群無人觀者恨不能碎其首而食其肉也

二十七日皆責金銀衣段大抵尤甚初昔時已刻李若氷凡若水及從吏輩還自中頗能道軍中事云金賊初廢上時蕭慶持詔還讀罷從遷上脫去

赭袍盡皆捲裂是時大臣何桌等悉在上側驚愕
莫知所措若水抱上呼天聲若為金賊所挐而叢
囚禁令金官高尚書者誘若水以高爵若水詈不
之頤至初八日又呼若水云議立異姓必潛主事
若水大聲抗論云皇帝非是失信以祖宗積累之
艱三世方得河東陵寢在焉大河在焉不敢輕與
夷狄惟義所在而已且如元帥自去年冬城陷日
之後再盟主上　　　歃血未乾又復違負又
去金銀所需之外種種需索無厭貪人土地取人
婦女覆我宗社害我生靈是一巨賊矣弔伐豈如

是乎二酋大怒令拽下殿于青城東華門敲殺之臨死罵聲不絕于口自夷狄強暴傾危王室士大夫能慨然以身死社稷之難者才間若水一人而秦檜亦其次也萬世之下而不能掩其惡也

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發金銀衣段又如昔時衣段舊不用紬布等至是悉要段擔者不絕于道傳聞城外衣段堆集如山有腐爛者竭府庫困民力可勝道哉

三十日上以狀達二酋乞飲食衣服狀送開封府始敢令人般擔御前服用等士庶聞之無不慟哭

憤恨

三月一日金人告報城中欲遣張邦昌入城御史臺檢舉故事例宰相入城百官合送于門徑行曉喻文武百官于未時前悉詣南薰門迎少宰公相期而集者凡數千人士庶往觀者又千萬人范瓊汪長源諸統制官等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森布如織申刻邦昌入門金人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百官致請即皇帝位猶豫未決先是軍前指揮如不肯即位及城中不願推戴者先戮大臣縱兵洗城官吏至是乃不敢不就

請邦昌與廢官相見慟哭盡哀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金人移卸次移文督

立邦昌僭皇帝位文武百官軍民等凡四日並詣

尚書省救請再三邦昌退避而未敢

初六日金人督立邦昌甚峻乃議定令初七日擇

時僭皇帝位是日早統制官宣贊舍人吳革等覩

事勢至此慨然起兵謀反正班直散祇候凡三營

並殺血属以應時未起為人所詞范瓊尤言變亂

因部兵各殺五十餘人悉潰散革父子并為首若

并斬于梁門外嗟乎革誠若有志之士奈何事未

及咸而身遇害悲夫

初七日辰時邦昌僭皇帝位是日金人遣使命五十餘人素騎數百從之持冊命立邦昌自尚書省慟哭入幕以更帝者服少刻出北面再拜謝恩金使跪進冊命國璽再拜謝金使退文武百官行導入宣德門服赭袍張飛蓋御文德殿受賀

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百官赴常朝如儀以王時雍領尚書省門下省事以徐秉哲領中書樞密院事士大夫請致仕者紛然吏部悉從而不拒

十一日宴金使于禁中

十二日金人移文督索金銀衣段又牒云金銀元所需千分未及一開封府將在坊巷見在人戶等第數配限三日納足如不伏納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金人索在京人戶口數開封府張大其事以七百萬戶即軍中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數配意欲于七百萬戶中盡行數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辯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定成數揭榜門首督責于日下送納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百錠銀三百錠小民以見

抑配太盛復出于衆但相與戲之借使變凱釜為金銀化屋宇為衣服亦豈如數數納金人自以為必得而准望責督繼踵不絶也

十三日金人督責金銀衣服益峻官司征催莫敢少怠又散榜逐坊巷具人戶单名及所攤認數委本廂地分分頭催督急如星火小民應之而不拘官司亦且無如之何

十四日邦昌遣使軍中致書懇免征催事其書云比以胃膺䄍禮顧展謝悰雖歷罄于忱辭未終達于台聽退思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寔務

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願未有以得其心事姑寘繁念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衣服犒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寔頗知罄竭委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因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報雖剝肌體豈足論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閭閻日久饑莩頗多欲撫養則無資澤以厚其生欲拯珍則乏米粮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例繼自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生靈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于黎元曷若歸命投誠

仰祈于大造伏望察其懇廻賜以矜容特寬冐浼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則終始之德遂全萬姓之死已報稱之心敢憚一身之糜潰荆于沒齒以答隆恩

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征催金銀衣段如前但絕無輸納者邪昌偽命令邪司並依舊修飾事職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見尋曉喻諸生須管置課冊假歷簿書等諸生笑而不答

十八日十九日征催稍緩莫知其故保康門清晨大火爇數百家方息

二十日邪昌偽命國子祭酒董迫撫喻諸生慰勞備至道承命巡齊宣布邪昌之意自固閉諸逆困于韲鹽多有疾故死亡者迨春尤甚日不下死數人至有千餘人邪昌見之乃有撫喻之使又命專選醫官十人于齋日遂看候各人給藥食之資各五千學中被疫氣無甚于今年自春首至此物故者二百人先是日就齋學生蔡延世夢有金甲神人于太學前箕而作顧左右百餘人令取鍬于東南方有一人回曰此何為者神人曰要葬太學之士復回曰其數多少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拔髮

目赤取水南北吼曰得吾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決背計自春初在學者才七百人今没故者已三之十亦可験者後病疫者往往只為黑豆湯取效由是一學盛傳服之者無不愈疑其神人兀水之異黑豆湯似亦可廣傳于世因附于後黑豆二合炒少香熟甘草二寸炒令黄色二味以水二盞煎取一盞時時服之甚良

二十一日先解發醫官伎藝等有入城者放二酉指揮聴候假入城狀買藥材物料之類其醫官各于行李籠篋上揭榜云大元元帥府祗候醫官某

人行李或云相國元帥府小人甘心從事于大半之衆尚欲矜耀此所以爲下愚無知者與

二十二日金人移文云鄆次所需金銀並係犒軍之物雖所需未及十分之一然念楚國肇造本國則安慮因征督重困斯民已議稍止邦昌命開封府曉諭

二十三日上自軍中批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爲大臣所誤今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恨悔何及見已治行欽少厨中所用件物煩于左藏庫支借一作錢三千貫收津遣至此勉事

新君無念舊主切祝某上王徐二公士庶傳聞血淚灑落

二十四日軍前放還僧道官吏百姓入城者凡數千人路亢廸沈晦亦預其數

二十五日傳軍金人前軍已啟行

二十六日城外火光亘天傳聞金人焚燒寨栅訖

二十七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素服北望慟哭太上主上北行

二十八日邦昌服赭袍張飛蓋乘馬出南薰門餞

別二酋及午而返逮日之出所過設香案望起赵居並如常儀從行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輩也

二十九日五更太上皇主上北行傳聞太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上在粘罕軍中主上帶青氈笠子乘馬侍衛百人役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各得一牛車餘皆步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

四月一日金人班師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樓櫓後分播兵圍當門閉守如故是日民間闌犬羊之

群既空恍若再生競欲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惟
悵望鑾輿播遷為之悲滿
初二日四壁下工修飾樓櫓委侍郎邵溥都大總
管其事置修城司辟官各一員
初三日范瓊領兵出城搜空
初四日邦昌偽赦是時天下勤王之師范尚書遣
資殿領兵南京
初五日王淵到闕乞通津門邦昌冊命元祐皇后
初六日百官起居元祐皇后于延福宮
初七日宗室敦武郎叔向領七千人到青城乞

初八日邦昌偽命賜學校恩各有差是日閉諸城門

初九日有司備禮冊命元祐皇后百官致慶

初十日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手書

十一日元祐皇后垂簾聽政邦昌復回避內諸門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

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四方勤王之節到闕范瓊揭榜仰四方客旅未得輕出

十五日李綱檄諸路勤王之約八九路

十六日開封府榜泰漢國番人馬自備衣甲白寔

去廝殺約三十萬人
十七日范瓊除龍神四廂都指揮使兼四壁巡檢使
十八日開封府牓兵馬副元帥奉大元帥康王指揮會合人馬掩截金賊
十九日二十日宗室叔向即青城發青旗入城召募忠義救駕
二十一日大元帥余東南道總管趙子崧奉大元帥康王劉子
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

母后節次遣人使迎請
康王至京城
二十五日　母后詔令備車駕法仗等赴南京迎
請
康王
二十六日太宰邦昌率百官乘舟下岸赴南京
二十七日括船綱運及乘載宮嬪等赴南京
二十八日祭酒率太學生等百餘人捧表赴南京
二十九日三十日康王節次移文撫諭京城士庶
民衆

靖支兩朝見聞録 上巻終

靖炎兩朝見聞錄下卷

宋　太學生　陳東著

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離不軍營為虜帥留以為質因與金國太子同習射三矢一連中金太子自以其射不能及心疑其為將家子弟謂虜帥曰康王恐非親王若是皇子生長深宮怎能騎射之精熟如許留之無益于事莫若遣之換取肅王來質斡離不心亦辨康王之為人遂信其說遣之歸國康王從此得脫虎口之厄真是

龍離鐵網歸深海　鶴出金籠翱遠霄

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為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為將取固予之謀終得許割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主上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輩送之謀則金人以孤軍深入必不可得志而返雖徹色之來亦無再舉之師矣惜朝廷庸懦用事李邦彥輩持講和之說以國偷安目前正如寢于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迨其勢焰薰灼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之所以蒙塵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羶者

蓋自靖康虜退之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自偸逸惡聞忠讜寇至而不罷郊祀恐礙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寇迫而不撤採山恐妨行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奈何斡離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略無遠謀不爭邊境之虛寔方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寔之強弱與黨類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斡離不已據真定朝廷與集議棄三關地之便否尚持論于可棄不可棄之間金虜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十一月斡離不已陷真定復以康王來質為請康王

不忍以賊遺君父殺然請行主上謂康王使斡離不軍許割三鎮命王雲為副王雲張皇賊勢動輒以彼強我弱為辭迫脅親王畧無君臣之禮遣經磁相二州有宗正少卿宗澤劾奏王雲有辱使命乞誅之雲方欲辯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勸康王不可北去往時肅王已為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不如暫留審視國計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為潛歸之計且聞斡離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遣數騎邀道催行康王單騎躲避行路困乏

因想于崔府君廟不覺困倦依堦砌假寐少時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將至矣康王道無馬奈何其人曰已備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環顧果有疋馬立于傍將身一跳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里但見馬僵立不進下視之則崔府君泥馬也康王遂徒步行至一庄覺為飢渴所逼奔入一村庄畧求漿飲有一老媪出迎延入村莊中老媪徑出庄外久而方返因詢康王曰官人何來顧闈其畧王曰吾為商于磁相間因為金兵劫掠以至于此媪曰客人非商旅也莫是宮中親王否前數日

有胡騎追趕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過否吾已紿之曰已過此兩日矣假追逐不及也追吏拳鞭繫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問姓氏媪但泣而不言再三詰之媪曰妾之子李若水者仕宋朝已死于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在邇有宗澤留守在焉食足強兵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王受之相面而泣別媪而去焉

行一日到磁州宗澤迎謁百姓遮道留康王雖軍

是時元祐皇后居延福宮張邦昌僭位至是三十三日羣臣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

閏十一月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遣聶昌往河東路耿南仲往河北路為割地使聶昌僭虜至絳州絳人殺之南仲僭虜使王汭至衛州衛人殺王汭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

康王與耿南仲連銜揭榜召兵勤王人心思奮康王一日謂幕屬曰吾夜來夢皇帝脫所着御袍賜吾吾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

次日報京師有使命來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齋蠟

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述領入衛康王捧詔嗚咽軍民感動

十二月壬戌大元帥開府是時宗澤自磁州至王黔自洺州至梁楊祖自信德府至張浚王沂中皆已在麾下乙亥侯章齎蠟書至催發勤王兵章言陛辭日皇帝謂臣曰康王辟中書舍人從行可令便宜草詔盡取河北兵守臣自將入援是夜王命延禧草詔曉諭諸郡惟中山慶源被圍不得達元帥府五軍總一萬人又遣使鄉剿賊楊青常景等皆降順又得萬餘人

乙亥康王離相州使還馳報黃河未凍衆軍相顧驚愕康王密禱于天地河神行及子河波報河冰已合

丙子大元帥統兵渡河

壬午副元帥宗澤部兵二千人自磁州來會請康王進兵直趨開德解京師之圍汪德伯彥執講和之說欲阻其行澤領兵至東平許之戊子宗澤軍出南門進屯開德揚聲言大元帥在軍中

靖康二年康王至濟州除兵馬大元帥宗澤乞進

兵援京師
二月次濟州元帥府官軍及庫盜來歸者凡八萬人元祐皇后降手詔迎康王畧曰
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是時曹勉自河北竄歸以蠟書來進乃主上皇帝御札蓋是三月初三日主上行幸虜營親書九字于衣領上云便可即真來救父母押付宰相何㮚名康王興兵以圖恢復曹勉得御札于何㮚至四月末旬方達康王康王閱書大哭哀不勝情
次日宗澤百官勸進謂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叔

四方運漕尤易大王宜早正位號即皇帝位然後
號召諸將以圖恢復舊京迎二聖車駕回宮康王
辭拒再三不得已從臣寮之請以是年
五月庚寅朔日
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元年
詔云誤國害民如蔡京童貫王黼朱勔孟昌齡李
彥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見流竄者更不復敘
又詔云民貸常平錢悉與蠲放青苗錢罷祖宗

上供自有常數後緣歲增不勝其弊當裁損以紓
民力比來州縣受納租稅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
令禁止應臨難死節之臣許其家自陳應違法贓
欲與民間疾苦若許臣庶其陳
辛卯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
赦文門下 朕皇天祐宋卜世過于漢唐藝祖承
周受禪同于舜禹列聖嗣無疆之歷保邦崇不拔
之基屬以朝姦稔成邊釁特中鄰之安富忘外敵
之憑陵馴至金人來犯京闕初登城而不下終邀
駕以僭行痛念鑾輿遠征沙漠宗室族從而迁徙宮
闕為之一空仍抑臣僚俾僭位號朕以介弟之親

而受指揮元帥府以總師元輸敵愾之心亟奉講
和之詔豈圖變故終致阽危蓋嘗日指以示三軍
使前迎而後請不殫瀝血而撤率土異外撫而內
覩而三軍大夫與萬邦黎献共致榮推之懇靡容
牢避之私謂疊疊萬机難以一日而曠位剡皇皇
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勉徇群情嗣登大寶宵衣
旰食詒祖宗創業之基疾首痛心懷父母播遷(遷)之
難頒號令之久隔來困繫心軍旅荐興農多失業
慰民耳目之駐(注)數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綏區
夏可大赦天下于(於)戲聖人何以加孝朕恆每(恢)同寢

之憂思夫子必有所先朕欲究在原之急嘆我史武之烈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于報國左袒而為劉氏人咸樂于愛君其一惠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俊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副我憂勤濟時康乂

詔書五月初十日朕遭家不兟二聖播遷單孑一身義不得死三軍大夫群黎百姓戴宋雖舊用歸屬于眇躬朕欲身先士卒北首赴難咸曰宗廟之重不可一日乏祀且將攝行國政俟時復辟則又曰天下之大不可三月無君遜避無從百却復至

蓋祖宗德澤在人固若膠漆天其或者崇降災咎
以警懼我宋是用思慮祖宗之奮仰承天意庶幾
悔禍以輯寧我邦家眷及赤子嗚呼惟孝悌可以
動天惟憂勤可以成務惟恭儉可以富民惟兢慎
可以保國惟大公可以悅人惟至仁可以安衆惟
求正論屏側言可以達聽惟近正人遠寵侍可以
成德惟守大信可以茂遠圖惟有常德可以立武
事不弛不優慎終如初或穰不　庶先降監俾復
復我父母兄弟宗族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詔廢
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以

加罪謹聽斷除苛嬈抑末作去侈靡斥孽禁之奉絶畋遊之荒非奉典禮尚方無飾繡繪非急繕治大匠無營土木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役工弗利于衆非飲食衣服皆可廢有宜于國非赴湯蹈大皆可爲斷之必行無藏有一群臣狃于故習有以祥瑞聞褒頌功德浸于導諛諱隱過尤務在家蔽大臣蔽賢有舉非實量諫懐恩有言非公凡此之属必罰無赦朕臨之始德意未孚于上下用修播告以敕朕心旌言不食咸聽毋怠

又六月初九日朕以菲德獲承至尊以臨士民之

上屬時艱難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區夏百有七十餘載德
隆恩普亘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因禪
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
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 師墜其姦計都失
金湯之守翠華有沙漠之行二 聖既遷六宮皆從
逮朕叔父兄弟宗族戚屬悉被驅迫禍故之臻振
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躬念父兄屈辱于虜
庭惻生靈惟重罹于兵革飲泣嘗膽
又詔改宣仁皇后謗史播告中外止貶蔡確蔡卞

邢恕等十月罷耿南仲議者謂陛下欲進兵京城爲南仲父子所阻　康王曰南仲誤淵聖天子下共知朕當欲手劍擊之命耿南仲安置南雄州又論主和議誤國之臣如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可丈虛中鄭望之李鄴等各竄嶺南軍州

建炎二年

金虜陷河中府守臣席益先生權府郝仲連力戰死于虜

十二月虜分三道入寇粘罕自軍雲中抜河南斡離不攻山東婁宿攻陝西

六月李綱入相先是顏岐奏高宗曰邦昌金人所喜宜增其禮李綱金人所惡宜置閒地綱既入見奏曰外廷之議命相于金人喜怒之間更望審處高宗曰朕已告之以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自是語塞乃拜李綱為相赴都堂治事綱首上十議一議國事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議久任十議修德李綱又定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監軍政內事外修然後興師而所急若當

先理河北河東今河北惟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其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者數萬少者數千不早遣使慰諭即為金人有矣宜于河北置招撫河東置經制以宣德意有能保一郡者寵以使名如唐之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因薦張所為河北招撫王奕為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

學士趙子崧言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古徐大鈞皆左右賣國逼太上皇取皇太子污辱六宮捕繫

宗室盜竊禁中之物公取嬪御都城無小大指此十人為國賊張邦昌未有反正之心此十人者皆日夕締交密謀勸以久假乞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竄張邦昌潭州居住尋賜死論從偽罪竄逐各有等差

七月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偽命之臣潘良貴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鄧肅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其從寔奏發肅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自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幵莫儔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胡思朱

宗之周懿文盧袁李權張定尹是也三撰勸進文
與撰赦書者顏傳文王路是也四事務者金人已
有立偽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如禮遂私結十友
作事務官講冊主之儀五因邪昌更名者何昌言
辰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上竄之嶺外其次者其
惡有三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于偽楚及拜
于庭下是也執政則馮澥曹輔侍從已行遣矣獨
有李會尚為舍人臺諫則洪昌黎確及舉臺之臣
是也當日有為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
免二曰以廢宮而陞權者不可勝數乞委留守司

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三曰顏為奉使者黎確李
健陳戩是也已上定為叛臣之次于遠小州軍編
置覊管

詔宗澤留守東京李綱薦之也先是虜使八人以
使偽楚為名澤擒使者械繫之宗澤(抗疏)請高宗還京
十月詔奉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居虜使于
別館宗澤又上䟽曰臣不意陛下再聽奸臣之語
浸漸望和為退走計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北淮
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又令追虜使于別館不
知一二大臣于賊虜情款何其厚而于國家訏謨

何其薄也

八月元祐皇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淚

九月累表請上還京時宗澤募義士守京城造決勝車二千餘乘據形勢定二十四壘于城外駐兵數萬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乃上表曰臣北闕遠逝之驚傳謂主上有東南之廵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增四海之疑心置兩河于度外表上不報

宗澤又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之基業陛下奈

何欲棄之以遺海陵一校虜高宗付中書省議汪伯彥黃潛善相與訕笑謂宗澤為狂張慤厲聲曰如宗澤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賊哉二人語塞

十一月粘罕欲併力圖汴知宗澤有措置大畧未可力圖遂遁而去

十二月虜再犯東京宗澤敗之虜果不得志而遁宗澤遣判官奉表請康王還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二百年基業為念康王下

詔擇日還京

建炎三年

宗澤招撫河南羣盜又募義士合百餘萬糧可支半歲之食澤上二十餘疏請康王還京又上疏欲合諸將渡河汪伯彥黄潛善力主遷幸東南之議忌宗澤成功屢阻撓之澤因憂憤成病

十月宗澤疽發背死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呼河者三又厲聲高吟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遺表猶勸康王還京

以杜充為東京留守充反宗澤所為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為用城下兵往往去為盜賊

王倫使虜與傅雱俱至粘罕軍前為其所留
五月洪皓充通問使高宗遣粘罕書願比藩臣
七月胡寅請絕和議乃上疏曰
臣聞和之所以可講者謂兩地用兵勢力相敵
可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
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惠公征繕立國之策漢
高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以今觀之彼强我弱
勢力不辦若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貲則孰重
于二帝飾子女則孰多于中原佳麗遣大臣則

孰加于異意之宰執以此議和徒墮虜計中而
為所紿也為今之計莫若罷絕和議一意自治
命將治兵裕財足食以圖恢復庶不歲老歲月
為虜所餌也

胡寅疏入呂頤浩惡其切直罷之

康王因宗澤累表還京之請至是時李綱入相月
餘逆防軍政已累就緒高宗下詔修京城乃回
朕將親督六軍以撫京師及河東北路已迎奉
隆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
興羣臣獨留中原可繕修都城擇日還京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高宗雖下詔修京城而還京之意終未決車駕行幸未有定向李綱諫曰今六飛縱不入關當適鄧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聞一二執政勸陛下還幸東南果爾則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宮往東南爾朕當與卿留中原綱拜賀故降前詔汪伯彥黃潛善從容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体體耳不為避狄計萬一京師不守則大事去矣陛下試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詔謂京師今未可往當幸東南為避狄計李綱力爭以為不可幸東南請駐襄乃詔修鄧州城舍人劉珏亦

析疏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變日力為急務南陽
審適中原易以號召四方又有長江天險可以固
守士大夫多附其議
九月諜報金虜犯河陽逼近東京乃下詔幸淮甸
從汪伯彥黃潛善之請也
建炎二年春四月
高宗幸揚州虜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粘罕
聞韓世忠守淮揚乃分兵萬人趋揚州自以大兵
迎世忠世忠不能敵遂陷淮揚劉光世領軍迎敵
未至淮而軍潰是時朝廷所用汪伯彥黃潛善

遠畧東京委之御史南京委之留臺泗州委之郡守所報皆道聽途說之言虜謀知朝廷不戒詐稱李成黨以欺我師張浚率同列為執政言虜勢猖獗盍為之備汪黃二人笑而不答當時天長軍報金虜已至高宗大驚乃躬擐甲冑上馬南廻汪伯彥黃潛善二相方會會中書堂或告以虜至二相以不足慮答之堂吏呼曰駕行矣二相且驚愕戎服鞭馬以逐與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數大理寺黃鍔至京口軍人以為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黃鍔方與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

季陵取九廟神主奉之及出門甲騎塞路行數里回望揚州城煙焰漲天有詩道

門外飛塵諜未歸安危大計類兒嬉君王馬上呼船渡丞相堂中食未知

是時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高宗于瓜州得小船乘之以渡江二月至杭州以州至[治為]行宮四月高宗如建康府時張浚與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為趋陝之計右諫議滕康中丞張守力持不可且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張浚西河之議遂寢閏月詔議駐蹕地始張浚建武昌之議欲與秦川首尾相應呂頤

浩是之後行未幾江浙士大夫搖動頤浩遂廢初議以十五封進入大李言岳鄂道遠饋餉艱難又慮上駕一動江北羣盜乘虛過江則東南非我有矣

高宗離建康幸浙西詔改杭州為臨安府先令奉太廟藝祖以下九廟神御如臨安

七月命杜充留守建康

十一月虜犯采石渡遂趨馬家渡濟江陷建康杜充李棁叛降之惟通判楊邦義獨不降刺血書其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作他邦臣

十二月康王自明州航海虜陷杭州兀朮過獨松嶺曰南朝可謂無人矣若以羸兵，數百人守獨松吾怎能遽渡哉張浚與虜戰于明州大捷

建炎三年

正月兀朮再犯明州與張浚戰數合張浚恐兀朮增益生兵是夜遁去虜居明州一歲受禍最慘

三月虜過歸吳縣統制陳思恭用舟師邀擊于太湖幾乎生擒兀朮

四月韓世忠邀虜于鎮江世忠下令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軍虛

寔伏兵邀擊戰數合詐敗兀朮輕兵來追伏兵四起翼捦兀朮再戰數十合虜每戰輒敗不能濟願歸所掠人民益以名馬假道世忠不從預先命鐵匠鍛鐵為長鍊貫以大鉤每鏈一綆則曳一舟兀朮竟不得渡世忠出陣與兀朮道但迎還兩宮復還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鑿大渠三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世忠尾擊之虜終不得濟乃募所以破舟師之策者有賊臣教虜于舟中載土以手板鋪之候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蓬箬可不攻而自破

兀朮用其策世忠棄舟奔還鎮江
金虜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牛皋邀擊大破之兀
朮叱六合棄其輜重宵遁
岳飛時為淮南統制以所部兵邀擊兀朮大敗兀
朮僅與數騎遁去自張浚明州一捷之後有太湖
之捷金山之捷岳飛靜安之捷牛皋安豊之捷吳
玠和尚原之捷殺金平之捷采石之捷凡十三戰
功自是中國之兵勢復張矣
紹興初年秦檜依捷辣入寇用檜為參謀挈家泛
小舟抵漣水軍自言殺虜軍之監已者然全家同

舟坪僕亦如故朝士多趍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厚善力薦其故忠乃引對檜言若要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則無事矣高宗曰如此則朕北人也將安歸乎

明年二月用秦檜參政自此則復倡和議高宗無復恢復中原之氣遂定都臨安府一時士大夫甘心臣虜心緊于湖山歌舞之娛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矣世之論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于

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潛秦檜為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國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嘆惜也

靖炎兩朝見聞録下終